

中国制造简报



新基地：基础建设中原

Leonardo Ramondetti, 2020年8月



图 1. 中牟县正在修建的道路 (图源: © Leonardo Ramondetti 2019)

自 2016 年起，我的研究聚焦发生在中国河南中原的城市化进程。该研究始于一个前提：理解城市化需要我们调查物理空间，特别是基础设施，是如何被设计、建造、运行和使用的。它着眼于对当前政策、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系统的变革的详细描述，从而对该过程进行综合解释。这种解释旨在引发一场有关中国城市化所揭示出的关于修建和居住于中国境内外当代城市中的辩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参考了该区域过去的城市化基础，其当下的境况还有正发生的转变。这个调查是通过研究关于中国特别是河南省城市化进程的官方数据和最新文献进行的。同时，在 2016 年 1 月到 2019 年 5 月期间，我通过田野调查进行了 3 次实证性研究。采用通过调研收集到的数据，我形成了一种以建筑学、城市学和地理学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研究方式来学习现代化物理空间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我尤其关注以下几点：北美洲的郊区化进程（Phelps, 2015; Rowe, 1991; Thün et al., 2015），

欧洲的城市扩散（De Geyter, 2002; Sieverts, 2003; Viganò et al., 2016），与对现代基础设施和物流空间的学习（Brenner, 2014; Easterling, 2016; Koolhaas et al., 1995）。就像目前中原地区的城市化一样，通过这三个过程产生的“城市”乍一看似乎难以捉摸。但是其最终的景观解释建立了一种共同的语言，通过它可以理解不同的空间系统是如何根据物理空间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间的关系而工作的（Duncan & Duncan,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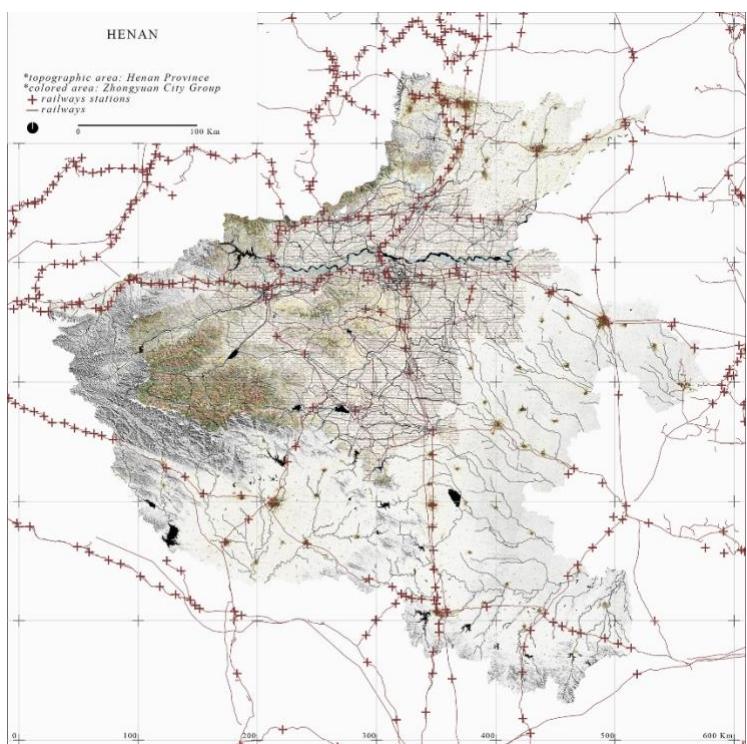


图 2. 河南省和中原城市群地图 (图源: © Leonardo Ramondetti 2017)

2019; Oakes, 2019）。在此情况下，当下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化为研究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的一个独特的机会。此外，作为新的基础设施系统的构成部分，无论文化角度如何，技术维度都可以成为研究的一部分（Lyster, 201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将被当作有能力通过标准化消除所有本地特性的“中立的网络”（Ben-Joseph, 2005）。相反，这些“社会技术媒介”在反映社会-经济偶然性，政治抱负和文化价值观的同时也在塑造着新的居住，建设，占领和消费土地的方式（Corner, 2014; Graham & Marvin, 2001）。

我将研究置身于河南中原是因为当地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空间变化。尽管这个区域还未被详尽研究，但它现在是本地政府，城市规划师和开发商尝试新城市政策和土地管理方式的主要实验场之一。类似于中国内陆的大部分领土，中原地区过去的主要特征是长期以来修建的小规模聚集区，这些聚集区由支持分散式城市化的小型基础设施所组成。由于大规模领土性基础设施的

采取该方法策略的原因有两层：一是我试图超越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性（Governa & Sampieri, 2019）；另一方面是我希望为研究主题再次赋予实质性（Amin & Thrift, 2002）。尽管多数有关中国城市化的文献都聚焦于人口统计，经济与政治学，但我认为城市化这一进程不能仅仅被看作一个影响社会经济领域的“地表”现象（Armstrong & McGee, 1985）。相反，一个被密集修建并存放着新奇人工制品与基础设施的新空间，中国城市的地表需要被审视：新经济与新基础设施，物流平台、产业园区、旅游景点，新住宅区和休闲健康文化场所紧密相连；同时新的政策解决保护耕地，减少污染，和利用特定地点的需求（Bonino et al.,

修建 - 即推动城市化和景观改造的交通、生态和能源基础设施 - 该地区因修建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运河、公园、机场和电力系统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果是，河南中原成为了一个区域级的城市聚集区，所谓的中原城市组，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居住区之一：面积为 58400 平方公里的区域由 9 个地级市，23 个城市和 413 个乡组成。该空间生产出占中国 3.06% 的 GDP，拥有 4550 万居民（占中国总人口的 3.39%），其中 30%（1370 万）被视为“城市人口”(Fang & Yu, 2016)。如今，在该区域内部，巨大的空间重组过程正在蓬勃发展。当前的政策计划将 4902 平方公里城市化（相当于 4 个纽约市的大小）以容纳新居民和新经济并促进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建设。这个过程得到了日益密集和多元化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支持，该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空间被设计、构造、居住和感知的方式。



图 3. 郑汴新区重新规划图 (图源: © Leonardo Ramondetti 2017)

在调查郑汴新区时 - 由河南省政府与郑州和开封市政府共同推动的两城统一的新城市发展项目 - 这一点尤为明显 (Wu, 2015)。该计划由国际公司 ARUP 于 2010 年起草，设想了一条沿主要基础设施轴线和生态走廊而生的线性城市 (ARUP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mpany et al., 2010)。这个广域系统旨在 80 公里的线形距离上分布大量不同城市材料和土地用途，并重组目前有 450 万人居住的面积为 40 平方公里的区域 (Zhengzhou Municipality, 2009)。在过去 10 年间，主要受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该计划正在有序地逐步进行。例如，在郑州市区域内，每年平均修建的公路长度从 2010 年的 1272 公里上升到了 2018 年的 2101 公里；因此，为基础设施

实施所铺好的区域总面积也从 2922 万平方米增长到了 5821 万平方米。在同一时间段内，供水系统也实现了从 2360 千米到 4420 千米的扩张 (Zhengzhou Municipal Statistics Bureau, 2018)。大部分的改善都发生于郑汴新区内。

由彼此相邻的异质城市材料组成的极其密集的景观是基础设施推动的城市化的结果。这个松散的，可变形的空间能够容纳任何事物：机场城市，大学城，经济科技发展区，物流中心，农业生产技术空间，中央商业区和休闲场所。但是，正因为这个景观新奇的性能，这些地方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为生产活动而生的技术性空间。除了生产，他们还承载了无数种多样的功能。例如，30万人以每分钟350个每天50万个手机的生产速度在富士康科技园区生活和工作（China Labor Watch, 2019）。类似的是，郑东新区的大学城涵盖超过12个校区，为约20万在这个超过13平方公里区域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提供住宿（Li et al., 2010）。



图5. 位于郑东新区对研究中心 (图源: © Leonardo Ramondetti 2019)

新的基础设施也以同样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居住的方式。四处修建的新房推动了占领土地的新方式。这个发现在调查郑汴新区边缘地带时尤为明显。在这些为农业生产而保留的生态走廊农业区里不仅有古老和现代的农村，还有由新社会主义农村项目开发新建的农业小镇，以及房地产公司修建的院落。这些定居点体现了人们想象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不仅在采用的新住房类型中清晰可见，在新的设施与福利空间中也很明显，例如学校，医院，公园和体育活动场所（Lee, 2016）。

该简短的描述强调了发生在中原地区景观转变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该巨变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与冲突。这些问题和冲突能揭露有关当代城市的很多东西及其尚未被探索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段由新基础设施推动的城市化与已存定居点，国家及国际贸易路线，中国与全球劳工系

统建立起的关系可能会阐明描述城市领域的多维度逻辑。



图 6. 位于中牟县北部紫寰路的露天剧场 (图源: © Leonardo Ramondetti 2019)

因此，重新概念化中国城市是可能的 - 中国城市不是一个独特的概念，而是组成当下城市领域多数空间的其中之一。同样，理解新的基础设施如何组织和构建景观能帮助我们在城市里建立新的话语和项目，并打开设计居住环境的新想象力。

Leonardo Ramondetti 是一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他的研究交叉于城市化理论，设计和地理空间分析之间。他于 2020 年 6 月获得意大利杜林理工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博士学位。 Leonardo 的近期研究包括对中国新城研究的贡献与发表的期刊论文，*The City after Chinese New Towns* (M. Bonino et al., Birkhäuser, 2019)。2014 年，他获得了由意大利杜林理工大学授予的城市建筑建造荣誉硕士学位。